

● 报告文学卷

紫云英文集

DA BI BAI XING JU HUAN YAN

大庇百姓俱欢颜

马步斗一著



广州出版社

大庇百姓俱欢颜

马步斗 著

广 州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庇百姓俱欢颜 / 马步斗著. -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2. 1

ISBN 7-80592-462-7

I. 大… II. 马… III. 报告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 1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0190 号

出版·发行/广州出版社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红旗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200 千

版本/2002 年 4 月第一版 200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社址/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编/510121

书号: ISBN7-80592-462-7

定价: 19.80 元

(如有缺面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大庇百姓俱欢颜(报告文学)

李家庄卧在柏林坡山脚下。它瞪着忧思不解的眼睛自问：这柏林坡并不绵亘，少了大山的峥嵘，雄气之态，却多了江南水乡的妩媚秀气。满坡的柏树葱茏，跟苍藤古藓清芬杂错，林间小径，依坡势向山峰攀登，到峰顶之后，又拐了个胳膊弯，从另一条山径回环延伸到山下。经过不知多少代人的聚聚散散，散散聚聚，才形成了李家庄和它的街面。令它的心开始激跳的是，过去李家庄衣衫不整，体弱如枯树扶风，它没有养育过一个像模像样的人物，李家庄成了一个讨嫌的不藏龙不卧虎，步履蹒跚蹒跚的落伍者。它咬着牙硬撑着等待。倏忽间，一股气息扑面而来，它无法让自己矜持和疏远，眼神简直有点奇异和诡谲，朝中街的王家瞥去……

公元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五日上午，一个属兔的孩子，一丝不挂的出生了，却给急盼生一个男孩的本家和外公家埋伏了一颗意外的惊诧和扑朔迷离和丰有智慧而又俗气的种子。

这个孩子的幼年、儿童时期，在本家和外公家两姓的焦灼、叹气和公众舆论的警告声中，东躲西闪着。躲不过了，像躲避迎头击来的木棍，石块一样，一手护着头，一手抹着眼泪，就懵懂无辜，青红皂白不分，一塌糊涂的哭。哭得大人们面面相觑，相视无语，只好在心里长叹，又加强了焦虑……

第一章

一

鸡叫三遍时，王桂玉硬拉醒了睡得糊里糊涂的七岁多的儿子润成，要奉命去孩子外公家。这一天已进入公元一九七〇年农历八月初一，阳历九月初一凌晨。

王桂玉原本是不愿意带儿子去岳父家的。但这个口信是老婆李淑雁捎来的。初一天亮不到她父亲家，她就和丈夫没有夫妻缘分了，带着孩儿娃另搭锅灶另过日子了。这个口信暴露了妻子的不满和失望，也表明白了妻子在这件事情上的不妥协性、坚决性。

王桂玉接到这个警告后，浑身像跌进了冰窟窿里。他知道李淑雁的烈性脾气，家务细碎活儿上，都是说一不二的皇上脾气，何况在她父亲病情加重的当口，他要躲避不去，人伦乡情他都缺理，李淑雁咽了他，吐出来也要和他王桂玉非离婚不可，非踏他两脚不可，来加强她的愤怒和仇恨。一想起妻子的疯狂，他就软的，可怜的不成样子。

这个口信的厉害是砍断了他的退路，一煞时，脸颊上的血色被惊恐吸走，脸黄腊腊的，他的心理被恐惧压垮，哀哀地长叹了一口气，人绝望得成了一根鼻葱。

王桂玉是哑巴吃黄连，有嘴说出口呀。

他想拖一拖,但距天明已不远了,成了腊月月尽看黄历,没日子了。

他拉开门栓,走出大门后,在麻糊子月亮地里,沉重的秋风迫不及待的往他和儿子的筋骨里钻,不由他的身子一激凌,打了个很尖脆的喷嚏声,使安静的凌晨,一下打破了沉寂,在村街上晃来撞去,他惊恐地向上街岳丈家那头望去,害怕在他还没准备好“心理备战”的情况下,惊动了岳父家里的人,不,怕是惊诧了妻子李淑雁,使他措手不及地陷入老婆的手掌上,那他就算难脱身子了。他突然对自己产生了一种轻蔑的感觉,不知道和老婆是怎么走过了这么长的路的。他深深地长叹一声,攥住了儿子的手。儿子的手紧攥着他的手,孩子手心的热气传到了他的手上,这种特殊的体验,使他的眼睛产生了热气,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儿子的姓氏呀。

二

柏林坡脚下的这个李家庄,被一条宽约三丈的街贯穿着,临街的两面大都是一些小店小铺,王桂玉家坐落在中街,他岳父李枫培家坐落在上街,就这么一条长不过二里的曲曲拐拐的村街,就像隔着千山万水,他从不敢轻易走进李枫培家大门。就因为这,经常和妻子在心里酝酿着一场一场风暴,而且都有点受不了对方的感觉。

王桂玉和李淑雁都是二婚的人物了。

王桂玉头一个娶的妻子姓安。

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刚结束,他在李家庄夜校刚刚脱盲

毕业,说句实话,就是粗粗拉拉识了几个字罢了。婚后不久,白银公司来招工,那时,他这点文化都有了超越锄头把的优势,村里的贫下中农协会和党支部推荐他当产业工人去。这是给他王家挂上了一个超越普通农户的政治荣誉勋章。经历过那个年月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党支部和农会把王风朝家看成是阶级兄弟的巨大荣誉,这荣誉比金山银山还值价,表明了这个家庭历史的清白,就不会被批斗,就不会戴高帽子游街,就不会成了四类份子被管制劳动,就不会活得人模狗样,被人下眼瞧。

但是,正编织着甜蜜梦境的安氏,当夜却抱着新婚丈夫的胳膊不让走,哭成了泪人,哭得她自己和丈夫心里都凄凄惶惶。

安氏睁开泪眼,定定的瞅着王桂玉,她不是不要这样的荣誉,不要这样的幸福,她知道它的价值。但是她的两条胳膊仍然死缠着丈夫不松手,指着隆起的肚子说:“我快要生了……”

“啊,我要当爸爸了。”王桂玉高兴地眼里闪出了光,用手去摸着妻子的肚子。可是妻子的整个身子表现出一种抗拒来,他的手颓然停止了,眼睛里的笑意消失了,扭过了脸问着妻子,“你这样咋了?”

安氏的心像被割了一下:“你咋忘了结婚前的许言?”

“你挑明白嘛。”

“生下儿是我安家的娃,生下女是你们王家的娃……桂玉,我们安家没有男丁接续祖谱了……”妻子哀求着“你得当着公婆和族里人的面,把这件事叙清楚才能走……”

王桂玉听到这里,脸色刷的变白了,两双眼珠互不错的盯着。盯着盯着,额上逼出了一层细汗,王桂玉首先坚持不住

了，挪开了眼睛，他记不清当时和安氏说的啥了，即使说啥了，也是讨老婆心喜随口说随口应的，根本没往心上放。现在老婆一提出，他才觉着问题的爆炸性和挑战性。他想把眼目振作一下，很厉害的盯着安氏，但是他的身子却微微颤抖起来，意然一句话也回答不出妻子的提问。就在他不知所措时，不知啥时站在窗外听的母亲张寒花说话了：“安氏，你想叫王家卖性？瞎了你的眼！不知道你肚子里揣的是狐狸精呢，还是啥血疙瘩，就起了坏心，想叫我王家的儿娃子改性换名，贡献给你安家。你死了这条心吧，从今往后不准你回娘家和他们去串通。”依张寒花的性子，非得痛骂三天三夜不可。可是她不但没有胡骂，只“讲理”的吼子三言两语，一股真实的怒气，竟然使她的鼻子有点发酸，一种委屈的感觉使她产生了一种想哭的感觉。她怕在儿媳的窗前丢人败兴的哭，咬紧嘴唇跑进了自己的屋子，才哇的一声哭起来。

儿子王桂玉第二天走了。步履的拖沓疲软，只有他自己清楚。

媳妇第三天夜里趁人睡定，跑回了娘家，再没有回来。谁料一胎生了一对双生男娃，大的随了母姓，小的随了父姓。但是她终于回不到王家了。当她拿着离婚证时，产生了悔意，心一阵阵发疼。如果知道是双胞胎，她痛苦的不愿意想下去。她默默的哭泣着，眼泪无力极了，使她的精神空间变得哀伤而恍惚。

如果不出王家大门而生下呢？这已经是念念不忘的刻骨铭眷恋与精神寻找。那段生活已经把头扭过去了。

三

王润成母亲的头婚也是让人落泪的。

李淑雁是李枫培的二女。大女早年去世，三女年幼，所以二姑娘就成了李枫培的掌上明珠。当二丫头快到二十岁的花季年龄时，李枫培思谋起二姑娘的婚事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一辈续一辈留下来的理，更何况女儿家，岁数稍大一点，嫁不出去耽误了女儿的终身大事不说，还惹来乡亲们的白眼，谁家女儿在父母身旁装饰一辈子呢。孩子的娘去世过早，他既要当爹又要当娘，择一个门当户对而又顺遂他心意的也真不容易。

中街王凤朝儿子王桂玉婚姻的失败，更使他伤感而惊慌。王、安两家在这件事上太不忍耐了，压在心里的秘密，一下子从嘴皮子中爆发出来，谁获胜呢？这种事是最狭隘和最严格的大事，只要两家和气，顺其自然，不留一线缝隙的母鸡孵鸡蛋，时候一到，小鸡总会啄破蛋壳的。有句俗话说的好，不伸手就是你的，伸了手就不是你的。王、安两家婚姻的变化，给他抹上了一道深刻的黑影。他不是没有思量过把二闺女招个上门女婿，但“招女婿，要把戏”的古训，使他这个上过私塾的先生有些心寒，不符合他的清高做派，不能在远近乡里中丧失自尊。当曹家托媒人说合时，他本想说，头胎生男属李姓，但这个话无法使他开口。如果这个话说出口，曹家一拒绝一后退，这就弯弓自射，又蹲尻子又伤脸不说，今后谁还敢上李家门来提亲呢？那真应了玩火者自焚的古理。况且几年中没有

认真端详过曹家小子，现在仔细一瞅，忙碌中竟透出令人陌生的精干相来。二丫头一娶过去，夫妻双方和气，啥事都能商量着解决。

二丫头李淑雁过门后，前后生了一男一女，丈夫根本不在乎妻子哀求的目光，给两个娃取上了曹姓的名子。李枫培才知道曹氏人家的厉害，他在炕上躺了两天两夜，目光僵直空洞，不说话不吃饭，任谁劝他都不睬理。第三天早上他自己突然起来了，手指哆嗦着说：“我不说谁家的良心缺德了，往事成为过眼烟云。唉，塞翁失马，安知非富？曹家既然忽略我们淑雁的人格，我李枫培已不在曹家的眼眸之中了，还作的什么亲？羞人啊，那我们就在曹家决不停留脚步了。淑雁，你再不能到曹家去了。”最后一句话竟是喊着说出来的，听那凄厉、苍凉的一声声喊叫，真令人心碎。一种厌恶的表情促使他的脸平静起来。

就这样，李淑雁结束了第一次婚姻。这次婚姻对她的伤害只有她自己最清楚。而且她对任何提谈婚姻中的男人，有了一种戒心，有了一种拒绝，她的心已经不懂得接受这种信息了。她想，人只要闭上眼睛，可能就要忘记红尘滚滚地奔日子了。她不要八卦婚姻了。自己已经走过了姑娘的路程，她不怕把自己剩下了。对婚姻的感情早已无迹可寻了。

四

公元一九五三年秋天的季节里，刚刚满了二十一周岁的白银公司某车间主任王桂玉，接到家里的加急电报：你爹病

重，速归的电报。他知道父亲在家中的地位。父亲有个三长两短，家里就倒了顶梁柱子，庄稼人不轻易给出门在外的儿女发电报，怕瘫了他们的心。所以他一接到家里的加急电报，捆好铺盖卷就去找领导，要辞掉“铁饭碗”的工作，回老家归田，侍奉父母。

领导听了他的话，猛的一怔，然后用不认识的眼睛，把他从头上看到脚下，尖锐的睃了睃，嘴角挂着揶揄的笑纹：“王桂玉，你已经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车间主任了，不说你对工人阶级有没有感情，光说你扔了车间主任的职务，扔了上百元工资——这搭一个月工资，能顶你全家在农村的全年收入，你不可惜，你不后悔？”

单纯而善良的王桂玉，他自小就熟读《朱子家训》中“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的警句，支撑着作人的一举一动。现在爸爸病重，他能不回去吗？他错领会了领导的话，还当是真心留他，便急刷刷地给领导跪下了，哽咽着说：“领导，孽障我吧，我知道工人阶级能挣钱，能养家糊口……”

领导打断了他的话，声音很重地说“你胡说……”

“我说错了，咱们工人不能顾家……”王桂玉心一急，越说越乱套。

“真是个吃土疙瘩的命！”领导悻悻地要爆炸了，“简直是造谣！”

王桂玉懂得这句话的份量感，他立即惊吓的住了口，象一股风嗖嗖的吹得他浑身透骨凉。

公司成全了孝子王桂玉。他便背起铺盖卷，铺盖卷上挂着一只搪瓷缸子，缸子把上挽着一条羊肚子手巾，脱离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岗位，仍掉了每月上百元硬扎扎的票子，回到了生

他养他的故乡热土。他顾不上目耕一下李家庄的山山梁梁，一进院子就摔掉背上的行李卷，扑倒在父亲的炕边。

王桂玉可能没有料到，他毅然放弃了城市的户口，沦落为土疙瘩的农民，却给他身后的人播种了一颗高尚的种子，这已经成为后话了。

五

王桂玉一进堂屋门，一见父亲骨瘦如柴的景象，双膝发软，腿肚子打颤；踉踉跄跄扑到父亲的身旁，眼泪像雨点似的往下落，一边哀哀的恸哭，一边轻轻的抚摸着父亲的手、胳膊腿，又轻轻地擦掉噙在父亲的眼角上的泪珠，然后又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大、大、大”的哭喊声，惹得堂屋里的人都掉泪，更惹得他母亲张寒花的眼泪，越擦越不干。但是她马上惊觉自己太悸动了，暗暗地掐了自己一把，然后又在儿子的腿子上狠拧了一把，王桂玉才发觉自己过于悲伤了，泪脸上出现了愧色“大，儿子回来晚了，对不住你……”

王凤朝叫儿子给他把枕头往高里垫了垫，他慢慢地抓住了儿子的手腕，越抓越紧，指甲掐的儿子手腕辣疼，一种莫名的悲哀使他胆颤：他预知他的时间有限了，要说最重要的话了。

王凤朝叫妻子给他喂了一匙糖水，只喝了一口，第二口就摇头拒绝了，但他捏儿子的手仍没松，用十分哀伤、虚弱，而又求盼地目光盯着儿子的脸问：“你今年多大了？”

王桂玉被大的话问得一愣，但一种刻骨的悲伤掠过全身，

泪花盈满了眼眶，他不敢瞅父亲深陷的眼睛，说“大，我吃二十二岁的饭了。”

病人的眼里出现了亮点，但瞬间被一股死气所遮盖，又闭了闭眼睛，再睁开时，眼里的光气似散尽了，嗓子里悠着一口气，“我死了赶紧娶个婆娘……”

儿子的手心里被大捏出了冷汗，一脸的凄苦与惭愧，痛哭着“大，先不提这个，医你的病要紧……”

“咋不提，你哥耳背，就指望你了。”

“大，你病成这个样子，我没心劲……”

老人的眼里又出现了光点，只是倏亮倏退，喉咙里似被一股痰堵住了，慌得张寒花和王桂玉稍稍往上扶了扶病人，轻轻捶了会背，病人的一口痰才吐出来。经过这一番弹扎，病人的额颅上渗出了一层虚汗，眼角挂着黄色的泪，垂死的眼里放出一股凶光，但人已经虚弱得语不成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要断了……王家的……后……代……”

“大……”王桂玉惊惶得失声。

张寒花一见老头子的架势，狠劲掐了儿子一把，“还不快应了你大……”

“今后不管……生儿生女……不准……卖姓……”老汉的眼睛仍然压着儿子的眼睛。

“大……儿子的后辈，决不卖姓！”王桂玉毫不犹豫地回答着。

老人的眼里出现了十分柔弱十分凄凉的目光，“你知道大这次得的啥病？”

儿子泪眼蒙蒙地无法回答。

“是被人……暗算的……”老人喘了一口气，又把死气的

眼睛罩在了儿子的眼睛上，“不准……寻找仇人……记住了……记恩不记仇，忘仇不忘恩，让人……有何妨……记……住……”

“记……住……了……”

“快娶媳妇……快生王家的传人……”

“大……儿子……记住了……”

这位刚强的老人，听清了儿子的回话后，抓儿子胳膊的手一松，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父亲临终咽气的声音，一直跟着王桂玉走到东走到西，这个嘱咐的分量只有他清楚。这是他心中惊醒自己的一口钟。

六

王桂玉从农民走向城市，变成了工人阶级，又从城市回到农村，但是他却没有变成农民，成了乡里驻村的一个干部。

他回到村里成了驻村干部，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除过不安和高兴外就寻思怎么报答党的知遇之恩。

王桂玉回到李家庄前，三月二十六日中央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十月十六日又公布了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十二月十六日又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

那时，王桂玉刚从丧父的悲痛中解脱出来，有一双犀利眼睛提醒他：中国的社会围绕上面的决定，要发生巨大的变革了。于是他找来能找到的各种报章杂志及中央的决定，靠他三个月的冬学，靠他的聪慧努力，下帷夜读，终于把中央的文

件读得滚瓜烂熟，觉着迟动不如早动，他早摸透运动的脾气了，稍微慢一步就会挨鞭子，人家别的乡别的村在搞互助组，在搞初级农业合作社。而他的家乡李家庄却要搞高级合作社。别说其他人转不过弯来，就连他母亲张寒花都震动得倒吸了一口气，自己掐了自己一把，让自己缓过神来，试探着问，“桂玉，你思谋个啥呀？”

王桂玉不解地盯了母亲一眼，口气有点陌生地回答，“要办高级社。”

“别的村摸着才往互助组、初级社走嘛。”母亲脸上的肌肉哆嗦了一下，这娃咱这么急呀？“那么多人聚在一起靠得住吗？”

儿子立即紧张地压低嗓子：“妈，赶早不赶晚，反正非走社会不可，不能再多插一句嘴了。”

“那么多人聚在一起能过日子吗？”张寒花仍然不放心。

“妈，不用多想了，办高级社就是幸福。”

张寒花听了儿子的话，觉着积攒了多少年的委屈要从肚子往外喷；自从桂玉他爸去世后，有多少泪水往肚里咽。可是听了桂玉的话，他的急性子病犯了，人家走一步，他要蹦一丈，这能保证没个闪失？何况他大留给他的嘱咐，在他脑子的经纬里，根本没有画上一道道一杠杠。这叫乡亲们怎么看，人家戳着你的脊梁骨还要笑话死王家。她越想越难心，心里憋的一疼，便哭着说，“王桂玉，你是跪在你大的炕跟前应承赶紧娶媳妇的，可你早写到马勺背后，一水漂走了，总是推说忙忙，你就这么折磨人心呀……”当她放声哭起来之后，仍不见儿子应答，一怒之下，睁开眼睛要扇儿子一耳光时，儿子早已溜走，从街上传来儿子的声音：

“乡亲们，到社址开会……”

张寒花的嘴唇蠕动了几下，扑到门口想喊儿子去时，想喊啥，可一句话也喊不出来，他撩起衣襟擦眼泪，可越擦眼泪越多，滔滔不止。

七

一九三二年腊月出生的王桂玉，到一九六〇年秋季，已经是二十八岁的人了。秋天这个季节，按说是收获的季节；串起来的红辣子，挂在房檐下的金色玉米棒子，房前房后柿子树上的柿子，架上的麦子，以及其它谷物在房前垛起的棵子，各种秸秆，搭在了低矮的墙上，形成了谷物秆子的篱笆。

许多年后，王桂玉眯着眼，朝时间的两头怅然望去，当年自己搞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食堂化，当时的情绪那么饱满，愿望那么强烈，似心连着肝，肝连着肺，性命攸关似的，如今一回忆起，简直对自己不理解不说，还觉得一点也不真实，转瞬之间已经二十八岁了，他突然对自己产生了一种惊恐感，紧张感，过去了的那些情景，已经从他的灵魂中剥离了出去，不太重要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该为娘，该为自己要一个儿媳，娶一个妻子了。这是他为娘，为自己产生的一个内疚，而这个内疚的警示，使他害怕见母亲，但是，一九六〇年，那是一个天下皆知的天下荒年。荒年走进了人民公社化、食堂化了的中国。这是一个在感情上无法承认，像大雪封山中的野鸡，埋头就可以躲灾，但饥饿以锐利的爪子，扫荡着一切，笼罩在李家庄的天空和土地，笼罩在李家庄人心里。树叶

吃光了，树皮吃光了，连草根根也挖尽了。食堂解散了，荒年并没有如鼠逃窜，而且越来越严重。饿得全身浮肿的张寒花娶儿媳的心并没有死，有一夜她拄着棍，佝偻着腰，指挥着儿子从柴禾堆下刨出一个大瓦罐，娘机警地朝暗夜里一瞭，见四下没有人盯梢，才叫儿子抱回屋里。

王桂玉揭开盖子一看，半罐子（大约三十斤左右）黄澄澄的玉米正瞅着他。他抓起几颗放进嘴里就嚼，喉头蠕动了几下，就咽进肚里，才抬起头，用惊异的目光瞅着娘，“妈，这包谷……你不是说叫人偷了吗？”

娘的脸上出现了凄苦，“前些日子大队要叫我交出粮食。”

“妈，那是我说的……”儿子的声音小的像怕妈听见，但仍然把自己交待了出来。一阵惭愧使他的脸色红了白、白了红。但娘似乎没有觉察出儿子不安的表情，“我知道你是想把这三十来斤包谷交到食堂的灶上。可是粮食一旦交出来，书记、队长就私分了，社员们连一点面腥腥都沾不上。桂玉，你人太实了。”娘的眼睛只出现了瞬间的责备，然后又用柔和的目光瞅着儿子，“你忘了你大的话，我不敢忘，我要用这把粮食，为你娶个媳妇。”

“妈，我哥饿的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你饿弯了腰，我是个囫囵囫的人，把你和我哥没顾好，这是个粮食比金子还贵重的年月，我能那么没人性吗？”

张寒花听完儿子的话后，脸色苍白，心像被一只手揪着，她想扇儿子一巴掌，可是儿子细长的脖子，瘦削的脸，嚼咽包谷的情景，心软的抡不起巴掌，眼睛却一下子湿漉漉起来，“你当有人性吗？你大的话你已经忘的一干二净了。春天了，一场雨树叶就绿绿的了，一阵簌簌的秋风，一片片叶子，说黄